

岁岁重阳

晚晴暖

母亲的眼神

◎何宗林

晚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只因为脑海里总是浮现出母亲的眼神。

那年，母亲突发脑溢血住院两个多月，出院后行动不便，在家人的精心照管下坚持锻炼，慢慢地能拄着拐棍行走了。这么多年来，母亲的身体时好时坏，好在她一直吃着药，生活上能够自理，身体好的时候还自己洗衣服、打扫卫生。但是随着年纪增大，她的身体状况明显大不如前。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又是老大，我责无旁贷，休时常回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每次一到家，母亲的眼神里就流露出高兴的神情。有时候，她说：“你工作也忙，最近家里没啥事，你隔段时间再回来。”但是，我从她的眼神

里能看得出来，她和其他老人一样，是盼望儿女们在身边多待会儿的。每次我走的时候，母亲一边叮嘱我“骑车慢点，路上小心”，一边拄着拐棍，站在家门口，目送我离开。看到母亲依依不舍的眼神，我心里也是万般留恋。母亲一生勤劳，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兄妹三个拉扯大，如今老了，又疾病缠身，可惜我们为了生活，不能经常陪侍她老人家。

前年“五一”劳动节，我让父亲带着母亲到我住的地方来转转，我去车站接他们。一下公交车，我就把母亲抱到了轮椅上，先推着她到理发店理了个发。她边理发边对人家说：“我儿子孝顺……”高兴之情溢于言表。我本打算借着休假推着她老人家四

处走走，看看风景，逛逛街道，没承想第二天一大早，母亲一下床，就说她感觉浑身没劲，走不动了。我和妻子赶紧叫了出租车，送母亲去县医院。母亲在医院住了十多天，不巧单位又有急事，我隔三岔五去照管。一到病房，母亲虽然不语，可眼神中就来了精神。同病房的人都说：“你妈一看见你，笑容都多了。”其实我能看得出来，我给她洗脸、喂饭的时候，她总是笑呵呵的；我推着她去扎针理疗的时候，她对我说这说那；我扶着她走动的时候，她喜笑颜开，我让她多走走她都乐意。可是每当我要走的时候，她就不说话了，我看在眼里，安慰母亲说：“我办完事就来看您，您好好休养。”母亲这才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去年，妹妹和妹夫开着新买的车，带着父亲和母亲到我单位附近的三国小镇等景区游玩。接到妹妹的电话，我把手头的工作加紧干完，骑着电动车也赶了过去。见到他们时，他们一行坐在车里正准备回家。妹妹摇下车窗，一眼就看到母亲高兴的样子，眼里满是幸福。我说：“妈，前面不远就是我单位，您看看我工作的地方？”母亲说：“算了，你好好工作，我们去了不方便。”我只好叮嘱妹夫车开慢点。就在离开的那一瞬间，我看见母亲也在望着我，那眼神温和又让人温暖。

夜已深，我辗转反侧，感慨万端。又是一年重阳时，愿天下所有的母亲都能安享晚年。

老罗叔

◎翟润红

老罗叔是我隔壁的邻居，他七十多岁，个子不高，面色黧黑，手也是黧黑的。节假日我们回家时总会看到他，或在劈柴，或在忙着给门口的菜地浇水除草，抑或是在门口收拾一些杂物。有时他也会闲下来，和老姨坐在扫得干干净净的家门口听戏。

村里有人务了果树，到了冬天要修剪果树时，老罗叔就拉上架子车到地里把人家不要的树枝捡起来，装上架子车拉回来，放在家门口不大的一块空地上，有空就整理。有时候老罗叔还会捡回粗大些的树枝，我们回家时就瞧见他在劈柴。大冷的冬天地里没活，正是老罗叔劈柴火的好时间。小的树枝，就地垫一块瓷实的木头墩子，老罗叔拿斧头直接砍成段。粗一些的树枝就不好用斧头了，老罗叔会用古老的人字架把它们架起来，用锯子锯开，再用斧头劈开，一段一段的柴火跟量过的一样，长短一致。你看老罗叔的柴垛子吧，沿着大门旁边的院墙，摆得有一人多高，码得整整齐齐。

老罗叔的儿子不止一回劝他不要再攒这些柴火了，村里早几年都用上了天然气，做饭又干净又方便。老罗叔哪里听得进去，他的儿子说不动他，也不再理会了。

老罗叔有一辆带篷子的旧三轮车，这辆三轮车有几十年了，但是老罗叔把它拾掇得干干净净，篷子扎得结结实实。附近的村镇有交流会或者庙会的时候，老罗叔就蹬着他的三轮车，拉上一些小孩子的玩具零食什么的去赶会，挣些零花钱。过上十天半个月，看到老罗叔骑着三轮车回来，满脸笑容，大声和邻居们说话，八成就是他在会上赚到钱了。

相邻而居，老罗叔闲下来时也会来我家串门。夏天麦子收回来时，我们在院里翻搅晾晒，老罗叔也过来帮忙，边干边聊起家常，一时间笑语在院里飘荡，让人觉得夏日也没那么燥热了。到了腊月底，家家扫除清洗采买年货的时候，老罗叔总会用塑料袋子装些五颜六色的糖纸包着的或软或硬的水果糖，给孩子们发。孩子们开心极了，老罗叔就会笑着蹲在孩子跟前让孩子叫爷爷，听到孩子叫，老罗叔黧黑的脸上笑出满脸皱纹。

七八年前，我家有了小车。有一次周末开车回来，老罗叔正蹲在家门口的菜地里拔草，菜地里豆角蔓爬满一人多高的豆架，绿叶葱茏，豆角结得正盛。我把车停在家门口，下了车，和老罗叔打了招呼。正要进门，就见老罗叔在菜地边拿起一块砖头，要往汽车后轮下面放——为了排水利索，我家门口的水泥路修了点坡度，老罗叔是怕车往后溜了。

我连忙说：“老罗叔不用挡砖头的，汽车里有刹车。”老罗叔也不理我，硬是把砖头塞在了汽车后轮下，看了又看，才放心地又蹲到菜地里拔草去了。第二天临走，我才拿掉了那块砖头，给老罗叔放回菜地边。

日头升起落下，天气暖了冷了、晴了阴了，与老罗叔相邻而居的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平静而安好。

水果里的父爱

◎张新宇

临近学期末了，每天的工作量加大了很多，忙得我好几天也没回家看望父母。

快下班的时候，父亲打电话说他到了我单位门口，我赶紧出门去。父亲一见我，就递过来一个鼓鼓的塑料袋，我接过来一看，里面有一个甜瓜、三个大苹果、一把樱桃、几个荔枝，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芒果。我疑惑地看向父亲，他不好意思起来，说：“你星期天也没回家，你姐回家来带了些水果，你妈怕放坏了，让我给你送过来。”

看着父亲佝偻的腰身，我的眼眶不由发酸，赶紧向父亲说晚上还要跟班晚自习，不能陪父亲回家了。催促着他回家后，我赶紧转身，生怕我年

近七旬的父亲看见我脸上的泪水。

我是家中的老小，虽说兄弟姐妹不多，我和双胞胎的姐姐也只比哥哥小三岁，但是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给我的爱更多于他们。小时候分吃苹果，父亲总是让我先挑，由于我们几人年龄接近，每每家中上演“三国”纷争的时候，父亲总是严厉地惩罚哥哥，而对于我和姐姐总是“雷声大雨点小”，也因此哥哥给我取了个“服药瓶瓶”的绰号，说我会讨父亲欢心。

记忆中，父亲很爱看书，我自恃着父亲的偏爱，偷偷地把父亲的《芥子园》《牛虻》等书撕成一页一页，和伙伴们折“纸面包”，然后趴在土地上扇着比输赢。父亲的好多书就是这样

被我摧残了。印象中，我们在家里疯玩的时候，家中总是没有大人，于是在一个雨天，家中大人歇下来的时候就“东窗事发”了。一向温和可亲的父亲发现自己的好多书已经被我“毁尸灭迹”，于是拿起了门后的笤帚给我一顿好打。从那以后，我对父亲有了一种莫名的惧怕。这种感觉一直延续到初中毕业。

那时候农村孩子学习的目标都是考中专。中考成绩出来后，我同时接到了宝鸡中学和凤翔师范的录取通知书，我选择放弃凤师，继续上高中。这在当时对于一个农村的女孩子来说几乎是不被允许的选择。我非常感谢我的父亲，纵容了我的“任性”。

我一直以为父亲是万能的，他

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画得一手好画，做得一手精致的木匠活，还能做出一桌招待客人的菜肴，好像万事都难不倒我的父亲。直到我上大学的第二年，父亲给人做木工活的时候伤到了手，我才知道在我看来无所不能的父亲，从来都是任劳任怨、艰辛操劳，为着儿女的成长在负重前行。

我们兄妹陆续参加了工作，又陆续成家，都离开了父母，家中的日子不再过得紧巴巴。父亲又有了闲暇，找回了自己写字画画的爱好的爱好，还跟着隔壁的邻居拉起了二胡。

有时候我回家，看见父亲和一帮老人在客厅里把播放器的声音调得老大，他跟着调子在拉着二胡或吹着笛子，虽然吵得我耳根疼，但心里却为父亲的开心而高兴。

今天，父亲提着这袋沉甸甸的水果，我想起来许多他对我的好，眼泪不由流了下来……

藏在时光深处的爱

◎许若凡

信将疑，却又找不到破绽，就相信了外婆的话。后来，母亲告诉我，那晚我睡着后，外婆发现有一只蝎子爬到了我的胳膊上，她怕蝎子伤到我，情急之下用手打掉了蝎子，而她的手却被蝎子蜇了。听了母亲的话，我的眼角泛起了泪花。在我遇到危险时，外婆总会不顾一切地保护我。

渐渐地，我长大了，跟着父母去了县城上学，回老家看外婆的机会也少了。然而每到周末，我就缠着母亲回老家，外婆也总会给母亲打电话，问我们是否回去。每次回外婆家，她总会为我做爱吃的饭菜，临走时还要准备一大堆吃的喝的让我带上。虽然她总说这些东西她不爱吃，但我知道，这些都是她舍不得吃特意留给我的。稚嫩的我曾跟外婆许愿，说等我长大挣钱了，也买好吃的给她。外婆高兴地摸着我的头发，说：“好，外婆等我娃买好吃的……”可是外婆食言了，她没有等我。外婆在那个冬天永远离开了我，我再也

不会在周末接到外婆的电话了，再也吃不到外婆做的饭菜了，再也不会有人给我留各种各样的零食等着我回老家了。

每每吃荷包蛋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外婆，想起外婆特意做给我的和留给我的那些好吃的。我多么想回到从前和外婆在一起的日子，享受着缓缓流逝的时光中外婆给我的爱，然而，那些日子终究是回不去了，唯有外婆对我的爱在我心底永存。

